謚議下

駁贈工部尚書馬暢謚議一首

太尉晉國公韓滉謚議一首

左常侍柳渾謚議一首

駁右僕射鄭珣瑜謚議一首

駁左散騎常侍房式謚議二首

駁贈司徒李吉甫謚議一首

贈太保于頔謚議一首

晉世子謚恭議一首

改恭太子謚議一首

駁贈工部尚書馬暢謚議　常弈

議曰太常考馬暢之行舉夙夜就事廉方勁正之敬以莅其名與乎無所苟於言也比建中興元間暢以父有征討之勳推恩而授爵位父喪家富於財以酒色自娛貞元中嘗傾産交中官因獻田宅以求幸德宗薄其人而終不信用坐前與孤姪寡嫂分居析財醜聲聞於一作時歿後使孽子嫡妻披姦抉私公言盈于庭此皆章著於視聽者可一作何以謚爲敬乎議者云先司徒之筭畫而暢揣摩考策無遺焉暢參訂一作計於閨庭之內苟所言憂中而不可隱當指明其効實而書之俾行道者無所惑不然則莊武公之才畧光于典策矣而乃餘虛辭以揚其善爲子孫得非繆謚之甚罪又稱名儒端士皆從之遊未知孰爲其畋漁一作田獵是出左傳耶子弒輒云尹公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夫爲端士而遊乎暢之門況謚法夙夜就事者以其績用可紀非謂其曠日彌月以至乎或作于終身也廉方勁正則暢處已行事未嘗造次而踐其途焉何以謚爲敬乎大凡言功伐議德行遵一作尊其迹有以勸善貶其名有以懲惡固非甯者事也如暢之輩烏足以黷典法哉若有司以有爲而爲之則宜乎勸一無此字貶之例也請下太常重定其謚博士崔韶

改謚曰縱一作皆唐會要

太尉晉國公韓滉謚議代太常博士李綰暢當作顧況

議曰韓滉天然風操自建名實駁下威重允凝績昭頃天

下兵興務給財食月計億費王府一空中歲浞領小司徒
實專出納平準齒革之林貿遷鳳衡之賦邸無欽貨市均
靡物加以蕃用殆復充盈洎擁旄吳楚封畛數千里盛名
大烈豈（疑衍）望而斯畏嚴令山鎮不可輕沮諭意維揚則張
瑗之謀戰矣飛書斬將則沈清之亂平矣奉衛邦伯文武
陪寮怙勢之徒負阻之族莫不軋軋顒顒如也且天寶以
來江左無物產資贍文法浸寬貪夫徇財小人趨利求茲
官者十恒八九浞椓能制動絲克理棼過之所至刑必紕
之非簡能之不知方矯時而為理興元初姦宄偷變震驚
我師浞首獻方物奔貢漢中慶賜遂行邦用由濟貞元初
歲不有秋蓂莢歉食上憂乏用人心大搖浞發廩救災不
（作賦）漢粟誠多超古之
才高謝主臣而已會登用日淺其道未光然累行疇庸可
得而擬謚法曰慮國忘家曰忠安君不念已危而忠浞安
國荒饉濟君艱難僞時多廩立權修賦危已從怨忘家在
公得非忠乎謚法曰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浞剛
而得位師克以貞令出惟行刑其必犯得非肅乎臣聞舉
善不必求備易名是其大者昔謝琰定謚特以忠肅褒榮
何曾議謚詔以忠肅追美稽浞勳勞無忝前烈伏請謚曰
忠肅謹議

二輔（疑作二輔或是三輔）

左常侍柳渾謚議

柳宗元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瘅惡王教之端自周公已集作以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臺閣集無此二字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爲諍集作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踐臺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珪璋問望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宜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慇詞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謚議曰貞奉勅依

宗元乃渾之姪孫作此議上考功或是集者因之誤

而就謚曰貞故載之謚議

駁尚書右僕射鄭珣瑜謚議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駁之李巽

議曰夫謚所以昭德也德既昭矣則文無以加焉故相國鄭公端操特立寡言慎行及居台司有蠲逋恤人之美有知難不汙之節雖無文若之進援無孟子之是非無賑施之仁無謇諤之義然足以稱賢相也夫文人者大則經緯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爲西伯季孫以道事其主咸謚曰文爲美無以尚也亦爲用兩字然後爲備哉竊觀一作以兩字之謚或有兼德一作得一字不足以盡盛德之形容故有兩字生焉然亦興於近古非三代兩漢之事也

夫舉典之道信其正不信其邪春秋之大吉也則兩字之譏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譏爲文足矣焉用獻哉爲獻可矣焉用文哉兩字兼譏竊所未論請下太常重定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又議 徐復

議曰鄭珣瑜令德清規坐鎮風俗理人而善政浹洽作相而謀猷密勿其終始事迹當時罕儔所以表賢易名宜曰文獻夫文者煥乎大行獻者軒然高名合而褒之厥有經義亦猶貞惠文子累數其功至于再三以勸事君者今奉駁議其無進拔無是非無賑施無寒謁且曰二字之譏非三代兩漢之事愚以爲異 一作之駁所謂進拔者豈不以

新相君奉致之於庭乎珣瑜位司衡銓暨當鈞軸流[illegible]余莫髦在朝若無獎拔之明則何以至此但如來議寡言慎行故其端兆不可得而窺也當先朝之日上體不平姦臣王叔文招 一作攏 權作肌將害于國其視丞相如無也輕議 一作論是相府不循禮章珣瑜意雖能誅力固不足移疾高謝萬情所歸則是非之明孰大於此夫所謂賑施者在禮家施不及國賢人君子廣愛爲心莫不開移物之源布厚生之政襄者恤災患免逋租亦既當之矣其於篤親庇族衣無帶主踐名教者誰則不行若以分孤寡之資同於賑施則於 一無此字 珣瑜 一有之字 所羞言也奚謂無哉至如謇謇匪躬前議已書其微婉矣既承高論敢不指明德宗季年

李實爲京兆尹殊恩書接貴倖無比而實以羨餘稱伐莫之敢非珣瑜衆詰所由上陳利害且曰取於人而未酬其直焉得有餘是其言不可謂之無謇諤矣伏以國朝宰輔謚文而兼字者代有人焉故房玄齡謚曰文昭狄仁傑謚曰文惠魏徵陸象先蘇瓌宋璟張說崔祐甫並謚曰文貞劉仁軌劉幽求姚元崇裴耀卿張九齡並謚曰文獻李元紘韓休並謚曰文忠薛元超曰文懿盧懷慎曰文成蘇頲曰文憲楊綰曰文簡其餘不可悉數若以文包美不宜以他字配之則房玄齡狄仁傑以降昭惠貞獻忠懿成簡皆不得正矣我唐聲明文物垂二百年更閱群木參揮王度宜議名之典獨未得中耶不然何輕阻一作沮之爲駁正所議但當論謚之當否不宜詰字之多少苟有不當雖一字之可乎若皆允宜雖二字何害如帝臣源附會兗黨李北海牽其嘉名所言至公人則悅服今既曰賢相而又非之君子於其言豈得苟而已乎若云二字非三代兩漢之規則又異乎愚所學者夫威烈慎靜一作史作靚周王之謚也文終文成漢祖之佐命也霍光爲宣成孔光爲簡烈中代之勳德也劉寬爲昭烈楊賜爲文烈東郡之鼎臣也安謂其無二字哉況文之爲謚一作名其義多矣有經緯天地焉有忠信接禮焉有寡立不懾堅強不暴焉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焉夫匪一端各有所當若皆侯西伯季孫之德然後稱文則魯侯與文伯歜之類皆不爲文矣故誄謚之制因時

一作特　旌別前狀議珣瑜之行曰爲一代之名臣斯其言歟
謹上採禮經旁觀舊史參諸國典以定二名請依前謚曰
文獻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又議

李巽

議曰鄭珣瑜兩字之謚今太常請依前謚曰文獻者夫謚者春秋褒貶之旨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雖一字褒貶其文猶博蓋欲指明事業以昭示後代俾後之人懲其惡有而勸其善故不可苟夫謚一字正也堯舜禹湯周公邵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人臣不守臣節有違典禮考烈慎靜史作靚是也或時主之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猶何霍光方云齡魏徵是也不當加而僭也孔光劉蕡

元起李元紘是也三字過也貞惠文一有子字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謚一是作衛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即記之失也以一羙加一字即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爲謚也夫禮記者非盡聖賢之意也非盡宣尼之所述也當時雜記也昔后蒼爲曲臺記其弟子戴聖增損刊定爲小戴禮今禮記是也若盡宣尼之所述即戴聖豈得而增也昔宣尼修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以知禮記非盡宣尼所述故戴聖得一作後以增損也則貞惠文子之謚衛君亂制也古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法哉鄭珣瑜和茂修整始終無闕可爲一作謂羙矣至於議行考功而度越等輩比於鄭文成梁文昭魏文貞則不侔而謚

號無差輕用國典失春秋之旨矣向者鄧梁數公皆經綸草昧輔翼興王以道輔君致於化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凜然生敬而以珣瑜齒之豈無愧於心哉夫數公者皆時主感風雲之會懷謨明之美故加於常典以明其德亦所以篤君臣之義也然非正也權制也若後之人非數賢之比則當循常以避數賢地也其劉仁軌薛元超李元紘加字之謚皆黷國典而昧褒倫言之可爲寒心豈當舉之以爲訓也其餘姚元崇宋璟劉幽求或輔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徇難成中興之業又豈珣瑜之以典選爲進善以辭疾爲嫉惡邪皆尚口僞辯非守典確論也夫以典選者皆爲進善耶若然者則國家有天下二百年何裴行儉馬

[illegible]盧從愿等數賢獨見稱於時也循資署置謂爲進善具爭余所聞也又珣瑜之病數月而終豈僞疾耶一作借使也僞疾尤可恠也昔子路之冗食家臣有殺身徇難而珣瑜履台輔之重當危難之際平居則饗其高爵厚祿見危則奉身自保以此爲是非之明即董狐之書趙盾爲妄作也珣瑜之辭疾可責於太常舉以爲德信君臣之義非常人所知也珣瑜之下詰李實誠中其疾可謂美矣然則珣瑜自始筮仕至於啓手足垂四十年歷諫職持風憲其忠規激發恐有過此者今太常舉其下詰李實未爲多也謂爲譽諤者衆矣豈能使汲黯魏徵有慙色哉前異議云三代兩漢無二字之謚此未一作學之過也無苟文若之進善

無孟軻之是非無文子之賑施無周舍之謇諤以珣瑜之行清而無闕可爲掩之不足辯也今所議兩字之謚亦又不當其議固一作故不足斥也前異之言過矣但兩字之謚加等之美以蕭何房玄齡言不在珣瑜也異雖不敏至於言謚美以感一作感人聽此嘗所激切而不平也終不欲有僭齒於蕭何房玄齡之宗又不欲有造次擬於魏文貞姚元崇宋璟劉幽求之讜言悟主茂績殊勳也夫前車之覆後車所以易轍也前有司之失後有司當有以矯之也不矯之則透迤遂達以至亂制此有國之誡也考烈靜慎孔光劉寬辟元超李元紘之同於禹湯文武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微前有司之過後之專筆削者宜有以矯之也不

之典禮寖亂矣有司不可以尤而效之也不可以當而遂僭典也鄭珣瑜兩字之謚請下太常重議若一字不足盡珣瑜之盛德必須兩字則敢俟再告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駁左散騎常侍房式謚議 太常博士陸亘謚曰僖敬文獻

議曰詳觀貞元之末西蜀之事逆豎劉闢構難之初兇邪叶謀嘷嘯相聚年深事遠十不記一然而磈磊不平鋒刺畫深者藏在骨髓請舉其梗槩一二焉式自忠州刺史故太師奏授劒南西川度支一作支副使後兼御史中丞又剖符蜀州是時貞元十八年也式因晝日昏睡如醉經宿乃

寤詢（一作訊）其左右僮僕不知其所從來後逾年却復使職
會故使太師薨殁劉闢潛扇逆謀禍亂始胎式遂僻姦人
之意爲謫悎之語謂闢曰乃者蜀州昏病之中見公爲上
想盧文若爲侍郎儀衛甚盛富貴極矣他日無相忘賊聞
大喜布滿軍縣自以爲神授非人力也賊每接賓客肆談
論撫群邪申號令未嘗不以是爲先深自以爲祥兆也豈
不因式作異言鼓妖孽惑亂平人堅（一作堅）壯兇險不然何
區區之蜀瑣瑣之寇王師討伐經費萬計崎嶇阻險留年
乃拔何哉蓋以式深爲浹洽之辭激切嶞固不然何盤柢
固根之甚也故使太師永貞元年八月薨其時乾度任殿
中侍御史前使度支（一作支度）判官劉闢自攝行軍司馬飾度
留後九月初乾度被逐攝簡州刺史名雖守郡甚（一本有圄字）圄之
明年四月追廻勒攝成都（一作射）縣令其時授闢西川節
度詔命初下東川之圄未解乃召募亡命兼收管內鎮兵
張皇虛聲扇（一作煽）惑郡縣發兵七千馬畜三萬號爲十五
萬人轉牒盭屋以來縣道郵次酒肉畢具芻茭無匿署牒
首曰闢副曰式叅謀曰符載令下之日妖氛（一作氣）塵興下
愚沸騰貪冒姦賞奔走叛命肩磨轂擊爭死恐後當此之
時邛蜀震驚田野廢業竄伏山谷邑居人吏分散道路如
此之時（一作事）非得之於人皆親所聞覩時賊圍逼梓州之
日（一無此二字）又王師諸軍稍稍繼至倡狂兇寇不復張矣然
嘗察式爲人柔而善佞不義不信（一作不義不顧）不然何劉闢文

若喬規符載皆咨諏執禮拳拳以事之以斯而言可以知其所止矣伏以聖上法維天之度崇納汙之弘雖玄澤滂流鼓盪昭洗煞然易名之典在正根源苟非其人不可加美如式西蜀之事大節已虧缺矣何面目以求謚焉傾之爲謚頗垂前狀請下太常重定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李虞仲

又議

議曰式之在西蜀也入人耳目其事熟矣固非愛之者所能粉飾而文其諡惡之者所能披抉而裝其說蜀之此時雖女子小人亦知兇闢斷頭之不日煞爲其用者乃救死於頸語其無勇烈之心斯可矣豈可盡被其附麗之名乎如式之於劉闢既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而駁議曰大節已虧無乃過言歟何從聞之闢之走西山也召所疑畏者十數輩於庭將盡殺之煞而　一作後去而式在其間賴蒼黃之際闢黨有護持者僅免於難推嚮之論則不當如是明矣煞然居此時有將見危授命之義殺身成仁之道詰之者稱式無愧色愚不信也不如是則式之去希烈也理河南也廉宣城也何以無忠敬之目歟愚論之曰式也不疾任永之且不閉吉挹之曰乃罪也無乖皓棄家之心無譙玄受毒之志其罪也如闢之反天子棄墳墓乃曰顏式說一夔以結其心署一牒以張其勢豈其煞乎夫人臣不幸罹於是惟死而已矣煞孟子曰生吾所欲也矧自斬已下哉使死之易則王諒李業虞悝焉信不足貴

也意者非一作將不可必冤望人乎始不以一無此二字非不死罪之以懷生貶之是異論也夫謚者易其名者也夫子曰名以出信不曰名之必可言也名不正則言不順以至于刑罰不中止謂此耳夫豈容易哉語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恍惚之夢駁議之外無言者懼非所以昭示後世也皐陶謨曰五刑五用哉言用刑必當其罪也刑其支體於一時猶須當其罪矧刑其行義揭之於千萬年歟康誥曰敬明乃罰請依前謚爲傾謹議一作皆唐會要

駁贈司徒李吉甫謚議 張仲方

議曰古者易名請謚禮之典也處大位者舉其巨節蔑諸細行昭範當代彰示後人然後書之垂於不朽善善惡惡不可以諛故稱一字則至當焉舉一事則至明焉定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綸之論李吉甫稟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智一作知含章炳文燮贊陰陽經綸一作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而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曁補台袞大權在已沉謀一作罕成好惡徇情輕脫寡信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大臣之翊戴元后者端俗一作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其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蠆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在畝紡婦不得事一作在機杼賦斂之常實散帑藏一作庫之中積微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

血流齒骼成岳毒痛之聲（一無此二字）逮今四載禍胎（一作孽）之兆寔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一有爲之二字）先覺者乎夫國之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必咨籌畫乃著丕顯不競而分豈妨全羨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撝剪東吳則訐謨廟廊之輔較其時（一作德）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乃捨（一作取）其所重（一作輕）而錄（一作存）其所小而畧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授受無守而曰慎才以補斥諫諍于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廢豈不近之匿愛乎焉（一作爲）有蔽聰匿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謹按謚法曰敬者夙夜儆戒曰敬書曰敬明乃訓易曰敬以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形于外憲也者刑也法也臧紀一

憲章文武又曰發慮憲謀憲義以爲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讞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審慎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一作叢）議謚亦未遲謹謹議　勅賜曰忠

贈太保于頔謚議　王彥威

議曰于頔剛毅特立博遊文藝縕開物成務之志爲從橫倜儻之不刺湖州復南朝舊陂以溉人田由是斥（一作鹵爲）生稻梁歲時大化得丁壯之物籍者取什一代貧人租入故輕重以濟江南畢灑送終者無懸窆封樹之制高則不

一作不可隱深則及泉土纔周棺水至露砌頓悉命以官地收
蓐當時稱之爲蘇州則繕完隄防疏鑿畎澮列樹以表道
決水以溉田其爲襄陽當吳火誠弃兵王師不乏糧五字或作王師有征軍或作師軍不乏見糧未嘗退表克吳房即山生得賊將遽
以兵柄授之推誠於人有古將畧然惜其不能善終如始
奉初以還政亳立名滿盈不戒則有司擬議之際安可不
善善而惡惡哉元洪刺郡以官事被謫中貴人銜命部領
便道之徙所路出于漢頓邊命武士持刃捕捽洪餒就執
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師而西抵于鄧軍聲甚雄人聽目
駭夫師出以律其出不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之
而作樂諸侯則否頓之反旆於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
御寓務求寵綏有司請綸優詔許之一作莫逆事出一時之
樂作諸侯之庭良可惜哉然則如頓者是知樂之可作而
不知禮之不可作者也遽迹其駁襲爲政之術蓋初以利興
害去爲已任而令行禁止其源出於法家者流文深意苛
有犯無捨至有屋誅同命之條然未嘗別白其罪以示顯
戮人到于今而冤之洎乎天姻一作恩下浹元侯入覲朝廷
申婚姻之好復以宰相待之則又子罪官貶而連起國獄
搢紳之論寖益非之謹按盜法殺戮不辜曰厲慢狠遂過
曰厲請謚爲厲或曰頓頓字一作太保縣文學政事而揚歷中外
辛當登壇補袞之寄推於事任亦謂難能則易其名者宜
兼舉美惡二字以正褒貶今特謚爲厲或有未安愚以爲

不然誄夫（一作類）能而授聖人之勸勉議謚貴當有司之職分禮經言謚蓋節以一惠至於論譔之際要當美惡咸在細大無遺議乎謚（一作易）名則以優迹春秋之義也況援其功不足以補過契其美不足以掩瑕其馭下也任威少恩其事上也失忠與敬謚之爲厲不亦宜乎勅賜謚曰思（一作皆唐會要）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文粹作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榷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迨於瞽盍以烝烝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外之始形則齋慄祗載（文粹有而字）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

聖書美曰名恭舜之孝書美曰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覇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宇土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殉共死不顧共義輕共身不圖共君俾死之後弒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雕歇羈虎特宫山祁慶鄭弧突瑕生御尚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脩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立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畧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褒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也文粹集本作矣以凡例推之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改恭太子一作改恭君謚議

李綿

魯僖公五年晉殺其太子申生先聖之書惡用褒也是時國中請謚不亦過乎詩曰温温恭人唯德之基亦曰温恭朝夕執事有恪皆極言也是故子服景伯戒其徒曰陷而入於恭閔子馬國語作閔馬父謂之爲謚作周恭王能庇其國語無其

字昭穆之闕而爲恭楚王能知其過而曰恭先王恭不敢自專稱曰自古在昔由是恐恭固不易名也今觀申生之事未有得其稱者夫禍機將發子輿之謀伋突之諫明而知之既不肯用至於將死之日復不能以六日之狀自明而曰君安驪姬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是我傷公之心也乃受賜而死嗚越哉其過也獻公雖闇昧好聽讒非中心知之而猶好之也以晉國之地方千里財用之給士女之衆求聘妃后豈無超於驪姬者哉然而獨任專寵諸姬莫奪者得非希意鉤情機切其密以傷君心使然耶如此則必以姬之行爲善以姬之言爲實安而任之漸至作亂史蘇所謂幷受逞而不知至于末事狀明著姦詐許漏洩知其不善顯其不實如醉而醒如寐而覺電憑怒執而戮之必使夫然剛決矣復安有傷心至於不安居飽食哉設令既戮之復思其儀質而怊悵者則亦念其欺罔怨恨矣謂恐傷心無乃謬歟且申生將使獻公達嘉聲於億載鎮令譽於千古甚於安其居飽其食也失令名於後裔貽讒言於孫謀甚於居不安食不飽也推此大義傷心猶亦不害況於無傷而遽至死耶遂使長惡不懲諧二公子豈曰能庇其昭穆之闕乎沉迷不返人諫而拒豈曰能知過乎親不能庇非執事有恪也過不能知非爲德之基也乃此疑滯不通之論謂之恭君亦已過矣謚法曰壅遏不通曰幽如申生者真是也稽之典法改謚曰幽

太子使夫後代知所以事君父之道必左右輔弼使不陷令名於簡冊之中不獨虛死其身偷安尊者於日夕而已

校正十九字　五月二十三日

誄

北齊盧紀室誄一首　梁慶支尚書陸君誄一首

從子永寧令謙誄一首　隋秦孝王誄一首

盧思道

盧紀室誄

齊正天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鄉男范陽盧及詢祖卒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聞之惟名爲壽爾之無禄没而不朽乃援弱翰告哀哀友遂作誄曰

皇盧耿邈師緒蟬聯大儒漢世名公魏年司徒蔚蔚撫冀神天尚書亹亹亦稱象賢若人耀一作挺秀絶後光前發榮隨浦韞耀春田爰在弱齡孤根回立内無怙恃外寡朋執

行有餘力藝無不習善價斯待香名久集下學上達鑽幽
洞微九流百氏具軫同歸文成鍾律韻響珠璣麗詞泉湧
壯思雲飛雄州擢第言割其楚我實褒然觀國而舉自茲
不調多歷年所將泳儒林玄從容嘿語納於大麓崇建府朝
入紘所掩車乘翹翹我有明德乃應嘉招超自幕下來儀
鳳脩應徐並轍潛顧齊鑣聲華譽帶譽動朋僚逖矣江陰
承風請朔莊生喻指季子觀樂立朝所寄俊才優學懸河
自口靈珠在握乃參軍事仍贊中鉉大冲所縻德施攸踐
同推麗則俱謝蟲篆何才之高何位之鮮天下士也宜享
多福豹變其文鴻漸於陸神之聽之于何不淑嗇鬼遂徃
奇儀在目嗚呼哀哉昔余與子分重契深譬諸枝派如彼
斷金余慕大隱子惟陸沉等趣一作起宮閣並級衣簪奉聖
共踐秋水借臨還馬齊轡出蓋連陰良書濁酒永嘯長吟
美言俱贊闕行同箴娛樂未幾嶮阻相尋忻慨無極憂亦
難任云胡不吊亡我知音百年已矣萬事傷心嗚呼哀哉
亭伯君山並嗟湮城荀桑王壽同悲夭折蘭菊無墜鍾皷
不絕之子云亡何愧前烈靈衣襲几莫酒盈杯故庭飛籜
虛帳凝埃僕流離而渕泗驂顧慕以遲迴出南陽之舊道
掩北邙之夜埜趙卿之銘已勒滕公之龍未開臨象設而
不面詎幽魂之可來嗚呼哀哉

梁故度支尚書陸君誄　江揔

君諱襄字師卿吳人也祖惠徹宋車騎府法曹行參軍父

閔楊州別駕癸永元紹曆蕭遥光謀反伏誅閉以州職作一
端見害子絳共日并命忠孝之道峯此一門襄時年十四
殞斃殆戚布衣蔬食終于身世起家著作佐郎出為永寧
縣令累遷臨川王廬陵王法曹外兵記室入為太子洗馬
掌管記中書舍人管記如故為冊陽尹丞俄遷太子庶子
掌管記楊州治中太子家令領國子博士管記如故丁母
顧夫人憂廬乎墓所服闋文徵家令轉中庶子並掌管記
遷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出為鄱陽內史除尚書吏部郎
秘書監領楊州大中正度支尚書太清二年三月京師
傾覆君竄迹還鄉吳民陸黯起義民攻郡據擾之際憂憤
而終春秋七十有二余避世河滸暫之吳國百舍不容千

聖無饋陸公國士之眷惠好之深朝同飣粥夕共瓢飲望
闕晤言流連晦朔日月逝矣悵古何忘臨哀能誄久頹摧
筆時事屯邅不遑削槀梁季適越未戢干戈世人仕累為
物所役杼軸於懷四十餘載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
車已泊就木幾何但東海成田南冠求繫龜山更促空想
吹笛之哀馬角徒生絶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攬涕操觚
乃為誄曰

嫣苗碩茂完裔繁昌實門穆穆簪仕鏘鏘食采命氏遐哉
陸鄉四昇臺省八辟賢良分柯振葉令聞令望玄棐朱轓
軏弁金鐺流聲世祀列讚祠堂別駕貞烈志存名教指生
徇一作主知死不撓暉映泉壤痛此忠孝於鑠夫子積德

累仁韜光戢耀隱璞含真居哀能痛至情通神淚枯壠樹
哀感馴禽永慟家禍長號不辰玄黃絶睇蔬布終身心符
屈婷（離騷婷直以亡身或作是非）室等原貧分甘共感內族外姻求之
今古斯爲異人月下奏章螢前讀史給紙蘭臺觀書洛市
強學待問潤身爲已結髮濯纓登朝入仕昂昂逸驥逐日
千里宛宛長離陵江迅起枳棘栖鳳化行乳雉平臺累陟
石扇暫窹（一作雌）伏不競棼絲自理倚席無譏師訓胄子
驥足時務俊民斯俟秋實選能春華備美思媚儲后遊息
承華書記策擢爵命增加彈碁擊筑沉李浮瓜追隨飛蓋
侍從鳴笳二儀廻斡四氣淹除離景遞流前星奄滅撫已
惟舊懷恩守節昔荷故臣舉號聲折登高能賦大夫詵列
金華式輦更奉清切脩竹貞松含霜抱雪下車軒日一日
秉爽康時良辰坐嘯朗夜卧治縣魚化靜佩犢去思廣亂
條教精察毫釐典選搜揚操刀容勿（一作沒）不紊朱紫傍無
請謁秘署學林得人超忽延閣緗素校文遺闕上妙鉛槧
譽成蓂月鴈行攸序龍作（疑）簡才讓珠不拜賜劒恩來帝
曰俞往爾行兼該金城失險王夸流災年臻几杖病息草
萊世故天禍臣悲主辱露晝朝陽風驚夜燭黃鵠超遥白
駒何促事迫歸魂依然旅魄足悠悠世路辛苦難厝尋戈蒲
道暴骨交衢家無半菽地絶飛匆念君桑梓零落凋枯傷
君并（并）邑子矣嵚崟嶇喪亂絶卜葵霍荒蕪悽涼故友擗摽遺
孤臨穴外野撫棺窮途嗚呼哀哉爲善豈懼修名難假德

寢中和道周文雅不朽之迹非謂泉下亹亹清名一作風冷獨寫嗚呼哀哉

從子永寧令謙誄　王僧孺

余之從子謙字幼光以昭陽紀歲蒸賓旅月落足閩隅暄日泉岫是殲才子實喪俊民若其孝親睦友故非天墮地出異才絶學如有鬼告神授玉懷瑕而可指桂含毫其取傷孰與九德彰於造次百行動爲表徵一作級吐論含毫宣赴鍾琯標心用已懸符矩矱一作擬疑惠響棲道一作悽清心可鏡和而靡屈簡而周爽邃若凝雲潔如止水無慙座右不愧屋漏蒼苔繞路素塵蕭席蕭索庭户靡事鮮明沉淪典籍將絶弔賀空如夏甫狀等安有所累清塵一作妄其所有清塵唯

宋能忘懷藝而已斯美宜久宜長而騏騄之步中行一作蹈蹻之蹊未矯一歸寥廓長反虛無雖東隅弗喪一作冉冉鉏丙之劒無及北顧相望歸首之數不盡而恒化非常人所不免況風雲萬里間此山川客思故鄉次旁之念何極輕棺反蜀久南之思可知而魂兮耿耿歸一作父之期又阻痛心傷日豈伊一事無以少寄辛傷故復誄之云爾

昭昭洪胄映策光書遠嬴避項從衛遷徐基忠踐孝抱約懷虛有顯而默匪屈伊舒如茲邵魏譽彼董疎入登高闕出啓精廬瞻星畫野望閩推車履仁不厭蹈道有餘九世盛矣七葉光諸往弼厥主來傳英儲峨峨三祖羅室並居

前瞻紫闕傍望白渠高軒霞被四馬龍櫨一作攎温温司武
皎皎秘書義高松竹價重璠璵元昆世父重規疊矩容與
學亢徘徊詞府青紫已拾大夫斯取盛藩往相名畿來撫
暉光不已驚生之子穆穆萬尋昂昂千里實鳳靡雜真龍
非似均情邊寤得意莊李室有虛白門無囂滓遺心沮勸
忘懷愠喜貧廉斯攝一作擬疑作攝賦疑作當其無恥險而不峭方而
能理德有潤身學斯爲已逸羽難集孤峰易峙南邁瑶琨
西踰杞梓人亦有言名爲實使譽傾邦國價駕州里崇蘭
自芳珪玉自光汪汪巨壑曖曖重墻靡造靡請不迎不將
久而愈敬狎而愈莊即無矯資一作即斯無矯此有循常默乘蓄
短顯弗用長豈伊墜崖如彼懸梁唯學已聚待問則弸傭

在三篋兼下五行亦稅其中于彼王吏如龍宮楚有
待蘊此上才安茲下位儲扉始闢傳府初開爾其矣止
彼昔才從斯簡帝仍此追陪何以　自茲翰飛傍佐戎
列來攝儒衣儒衣濟濟訪對斯歸是義罔惑唯禮無遠悠
悠越障夬夬閩海薄言銅墨蒲客斯在靴云識吏政均舊
宰循孤是兼絃常無怠補袍方服治情莫改增貲匪課歸
民自倍十郡爲則百城斯採化日未逢政稱異等斯痛斯
傷喪善殲良妖同武擔疾甚清漳闔棺陋邑掩櫬蕪鄉嗚
呼哀哉耿耿輕艫悠漫長塗一作悠漫塗風生閶闔日去昆吾
空歸故國寧識舊都水鳴秋鶴岸集寒烏寒不夜哭惟獨
呱呱莘莘大堰杳杳玄墟嗚呼哀哉伊吾與爾大別唯名

肥泉猶接瓜疎未輕義雖子道思一作恩實友生歡憂共日
險泰均情如菊有芬如蘭有薰別唯慕類居實有群盡日
持論遥夜披文漸漬義老祖述淵雲唯昏及旦自旭徂曛
人道實難譬彼徂湍驅車崤嶠執手河干三川縈薄七嶺
悠漫自茲不見心營迴瀾歲佇會面日望音翰歡無一緒
悲有萬端濛陰邊戢扶景易殘即斯大暮爲此一棺山足
難曉壟首易寒秋蟲相叫暮羽來摶宿草行沒宰樹方攢
昭塗長已一作疑大夜斯安孰知冥默徒此泥瀾嗚呼哀哉

隋秦孝王誄　隋煬帝

維開皇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丁丑上柱國秦孝王薨于仁
壽宮嗚呼哀哉八元八凱濟濟虞則周南召南赫赫周國
於穆孝王紹彼一作慈明德天實喪予殲我剛克嗚呼哀哉
如何上靈降此災否國喪宗臣家亡千里嗚呼哀哉爰初
不豫冕旒視疾及至大漸停鑾駐驊親臨屬纊俯觀徹瑟
哀動皇情痛深慈膝一辭明世千秋長幕如何綿綿終古
仲秋卜宅將歸泉戶梁山之陽永寧后土嗚呼哀哉余寡
兄弟愛篤彌深奄然零落痛體傷心嗚呼哀哉追悼無及
永分古今神雖虛翳一作靈徽聲靡替誄王德音貽千百
世乃作誄曰
皇隋啓運應天順民保茲七百靜彼四隣利建宗子藩屏
懿親孝王惟允惟屏侯于秦爰自聖章天性誠愿色養烝烝
孝立名建恭近於禮恥屢斯遠嘉之弗忘懼而無怨孝悌

之至通於神明溫溫居德肅肅厲精恭敬表志退讓爲情
辭此棠棣敦斯鶺鴒仲稱令弟叔曰仁兄荷歎我弟好學
無替九流日修三餘卒歲琴臺夜開書帷晝閉聰敏若神
雄辯無滯妙矣聲律明哉龜筮玄象風角於焉及厤文
允武多才多藝惟善惟樂爲仁爲惠天挺出群英圖命世
欽若孝王容止堂堂振鷺將集鳳雛斯翔人之領袖國之
良幹日富英聲宣風作伯盤古維城東京舊都河南殷傳
惟我哲王行臺惟寘飛轡峭函褰帳伊洛德被汝墳仁行
輦亳西秦右地實賴英雄寔惟王化一作匪他乃即龜蒙憲和
布濩易俗移風亹亹孝王仁而能斷德敷大國有符令聞
藩鎮樊征述職江漢地接冦讐稜威靖難文德招遠懷勞
伐叛聲輟外藩入侍天軒典茲戎衛仍居納言寶劒橫曜
豐貂尤温周衛清切敷奏便繁獻替惟允禁旅斯敦僞陳
不恭軼我炎鄀王赫斯振將清江浹圖斯元帥難全其備
唯我孝王膺茲無愧恭行天討受脤建旗申威鄂渚鞠旅
江湄軍容赳赳逋醜禍禍一作纍纍雲陳不布高城靡持泥首
銜璧請命于台兵不血刃野無橫屍善戰不陣我弟于茲
金陵戡定飲至京師廣陵淮海一都之會牧彼頑民作相
于外時雨隨車棠陰逐蓋惟晉太原寄隆望大表東山河
要衝襟帶東自維揚一作揚越徼旌轉旆善政薦平於斯爲最

胡虜畏威氓黎荷賴烽火戎馬俱清邊界寒暑失御庸一作痛衛弗開言旋京邸去彼叢臺亭駕仁壽撫席巖隈連綿藥餌歲去年來秀而不實禍極生災天胡不吊木壞山頹嗚呼哀哉至尊廢朝而悼傷皇后輟膳而摧痛甚秦國之未辭劇梁武之長逝昆弟哀哀而日嗟傍友嗷嗷而悲慟嗚呼哀哉歎日月之不居何卜遠之詎促旌颺颺而從風笳管酸斷而響谷服馬顧而不能行輓夫悲而不成曲霜霰落兮山谷寒木葉下兮亡壟殘風颼颼而吟樹泉幽咽而悲湍離群之獸絶跡孤飛之鳥悲酸背離宮而東轉歷山邱而北度去甲第之棲堂即荒田之丘墓昔時鴻鸞而戒途今日靈輀而啓路臨朝謁之平衢永絶茲之一步儻若神而有靈幾悲傷而留顧嗚呼哀哉奠未一作日之昭昭龍長夜之悠悠苦玄宅而無曉悲黃泉而未幽泣年於萬古期壯志於千秋嗚呼哀哉慟友哭於秋季悲寢歸於故邱形遊而不遷何魂覺之空志嗚呼哀哉酒罇浮塵兮獨蒲琴絃含風兮自斷冥夜久其何朗馬知歲月之長短孝王與我體密情親孔懷之篤有踰常倫昊天何酷哀哉哲人奈何吾弟先我長淪煩寃痛毒悲恨何陳嗚呼哀哉痛毋弟之同胞棄共被之寒郊豈止三荊之變色非唯四鳥之分巢遽一朝而云逝曷何去而何止形未捨且言猶在耳彼蒼者天子何甚矣嬛嬛一作惸惸友于哀哀吾子痛當奈何痛當何已想髣髴而不見猶盤桓而佇立空

撫膺而莫追抑飲泪而何及嗚呼哀哉嗟地久而天長終
倫彼（疑作淪沒乎幽方徒春華而秋落不復見我弟兮孝王何
謝交之蔬食豈子路之喪亡獨端憂而無（一作誰告徒哽寒
而追傷悲莫悲兮長別痛莫痛兮終絶因悽愴以鳴情撫
人琴而永訣嗚呼哀哉

校正四十四字二十三百自北海歸閬州奉

是日為渠妾忌辰溯洄子仲夏遠逝兮期近今四三年

矣丁茲亂世更迫衰齡追比顧存憂傷無已書潛志

誄

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　陳子良

平城縣正陳子幹誄一首

德先生誄一首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一首

虞鴻鳴誄一首

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　陳子良

蕭平仲字某蘭陵人也梁文皇帝之玄孫鄱陽王之魯孫
也鄱陽嗣三之孫定襄侯之第五子也汎清瀾於天潢分
喬枝於若木君降生鼎宿挺質珪璋孝友温恭仁慈亮直

其形曲而雅其神俊而明聡思群書研精衆藝盡人間之
能事極天下之奇才江淮貴遊獨稱領袖故可以坐觀羔
鴈俯拾朱紫至如南山爲志不能北面事人詩書自娛聊
與絲灌等列洎有陳失馭西遷於隋而兄弟十人白眉斯
在棠棣之詠事等姜肱君子義之高其行也屬皇期有道
咸亨搢紳乃拜吏部外郎東宮學士冀州司法參軍禮部
員外郎新城郡東曹掾從班列也君莅政能官咸熙庶績
所在遺愛置言成範至如纓紱之士草萊之客莫不聆嘉
聲而雲萃飡德音而風趨李膺曩飢揩模王商昔稱賢智
方之蔑如也適應入踐常伯超補台司如何靈祇殲我明
哲春秋五十有五大業九年二月十五日卒一作終於新城
郡之官舍嗚呼哀哉余與夫子頗有親連少敦莫逆既同
驂旅彌篤綢繆非無陸機之書一作詩尚有鍾儀之操誰謂
吉士奄逐隙駒嗟乎盛年何晚一作時促之如此也嗚呼哀
哉昔之絶絃軫歎聞笛傷心余雖謝古人寧不悽慟是知
身歿名存寔由著述況復故人景行何能泯之敢以聞見
乃作誄曰

嗚呼哀哉粤若高祖大造惟梁德侔五帝道冠百王赤眉
作梗黃屋云亡有嬀之後應運遐昌君之顯考耽爲委質
在行既高居實坦逸篤生夫子如披雲日像形信典聲名
本實穠神電舉雅調風生還同照乘有類連城學逾班固
才冠劉楨金湯失險天猷有陳幸逢隋德預沐堯民青蓋

西度紫氣東淪依依去楚悽悽入秦梁亳之郊忽傾風樹
結廬仰鳥穿池憑霧兄弟十人義聲咸布爰降綸綍特預
銓衡龍樓振藻司寇馳名俄居郎署昇朝擅芙含香趨奏
事禮承祀抑抑威儀彬彬文史涪水既臨鄠城是面視民
如傷事心惟戰周震善政潘岳能官企彼前哲顧已非難
余之室人君之從妹加以篤欵頗蒙提誨銘之在心沒齒
唯佩契闊關隴連翩旣代余任主簿眉山之川亟會琴臺
兼遇名賢花朝月夜置酒題篇近之新城暫申累日謂君
積善永保元吉不言別後忽嬰斯疾如何清輝奄辭蘭室
嗚呼哀哉承諱驚惶聞喪慟泣前悲未盡後哀仍集白馬
不追素車安及悲人世今太促歎死生今異路玄壤冥冥
難窮黃泉寂寂易暮客位空而聚塵書帶摧而生意室
人今神交念往哲今靈通淚有竭今心尚感聲有止而哀
無窮宿草衰今凝秋露白楊慘今生悲風痛違魂今安在
徒醲酒今招空嗚呼哀哉

盧通　晟作靈通

平城縣正陳子幹誄　前人

昔聞子路雄烈赴難如歸先軫忠貞雖死無悔故能貽芳
塵於後世徇一作殉節義於溟涬無聞悲夫余弟少府則其人也
者豈可使身名頓滅典籍無紀惟元楨梁右將軍信義太守之孫陳晉安王府
弟名子幹字元楨梁右將軍信義太守之孫陳晉安王府
諮議吳平侯之第三子也惟元楨稟質純和天挺聰俊生
知孝悌早擅雄才屬金陵亂離王室版蕩人倫東喪禮樂

西歸洎於一門同遷瀟岸是則開皇九年之四月也家君有鍾儀之操懷敬仲之心遂屏跡杜門茹憂成疾忽悲風樹痛深陟岵其時余年十九爾始八歲伶仃辛苦實迫饑寒青門之種瓜之田白社無容身之地一溢一作釜之米已索一飄歟之飲屢空日夕相悲分填溝壑賴余以少遵庭訓夙稟家風嘗覽五經頗窺三史追孔融之令範慕張楷之高蹤長安人王儀同却朔要余入室仍寄廡下遂慕西河揩紳公子咨笈雲萃藉此束脩方濟餬口幸以爾幼不好弄長實庶幾因茲入學以勤以苦諒非性分何能成立酋齊王英禮賢待士沛獻非儔召入平臺悅其篆隸仍題銀牓取坿仲將足稱妙絶見美當世隴西李巨仁才華任俠父因妻以女非厥人品無論文

一作使與余疑宿素欽其俊乂之及爾委質周行策名吏部公卿籍甚士類一作趨風俄而詔授并州平城縣正是乃深閑簿領姦達治方蘊冰蘗而不渝顧松筠而無改屬隋運將讙盜賊公行太上皇于時留守并州龍潛汾水所管州縣咸聽指麾專總兵機式遏寇虐元楨素便弓劒立性雄昭屢剪究渠頻蒙榮賞凡有草竊咸資決勝以大業十二年八月有賊帥郭六郎一無名字將兵三千人來侵縣境元楨受命率徒數百獨飛輕騎手斬十人賊見威雄莫不披靡忽遭流矢斃于陣中春秋三十有一嗚呼哀哉嗟爾輕生奮不顧命在天胡忍殲我哲人方冀龜文以諧豹變如何焉革遂裹瘞元嗚呼哀哉

爾從官東西死生契闊與余一別已逾二紀徃聞非命寔用痛心媿鵷鴒之在原悲棠棣之先落惜哉同氣冥漠何之嗚呼哀哉余以貞觀六年二月十日夜於相如縣夢見爾靈仍於夢中共馳哀慟乃涕流於枕悲不自勝嗟乎門祚不昌鍾此哀薄既乏子姪終鮮兄弟顧影煢獨實切肝腸是知結草酬恩魏顆之功無爽出魂屢請將濟之子非虛雖生死之或殊諒鬼神之有識不任感愴追詠友于式紀遺塵庶同潘岳敢詢前典而為誄云

荷歟我祖承舜之緒爰從嫣汭下居潁汝鳳飛于齊輝映于許宛彼長陵離江而舉攀手柱林篤生翹楚淮海喪亂關河播遷忽循庭蔭痛結翼天惟我兄弟泣血連翩余雖

幹寧爾尚童年立雖無地窺竈無煙余稟家風世敦經史弘崇儒教俄而成市衣食是資殷憂備覆爾因脩學遂能克己孝敬有裕才華難擬言行無擇自此揚名偏工篆隸獨擅嘉聲爰參選部乃任平城金科是執王律逾明充便弓劒本慕忠貞皇上龍潛居汾之汭兵權攸憊諸侯是制郭六匈渠稱兵寇衛元樞受律奮威投袂躍馬星奔抽戈電逝斬將搴旗罕當鋒銳忽中飛鏑在陣而斃嗚呼哀哉人亡勇敵衆疾英奇況逢亂世功無所施在位非重居名極卑不登廟食虛死何爲凡百君子各慎爾儀獨埋玄壤誰共賞知空令親友遑哭路岐無復蒲簡唯餘墨池露團宿草風響松枝山花開落隴月盈虧一朝非命千秋永離

嗚呼哀哉余於縣府春宵獨寢忽覩爾靈夢中相值執手嗚咽其（一作共）傷憔悴語未及終儵如電駒寔感我心寤乃驚悸恍焉如失伏枕流淚曾聞賈父魯侯命志亦承揚替宋策云記矧伊義勇取埒無愧非余所述誰當在意興言遠感發增情思援翰寫心式旌遺事嗟爾義夫英聲不墜嗚呼哀哉

德先生誄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畧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造（一作適）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恒人方於賢原憲（文粹作思）宏不齊其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維之通聖人之通）者也七十子得聖人彊畛之際維之

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先而瞀余曰聖賢偕時故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瞽聖如夫予失司寇饑於陳蔡患如是張明（文粹無此字）謀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文粹有人字）德甫余將疇兄

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窆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充而死世亦無由知

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
湘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
君來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舡之下上必呱
呱然蓋嘗聞千古而觀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坐人
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
二者之於君之獨本作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
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
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
爲當世甚獨本作所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爲偉人
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
余懼州刺史二字集作史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

詞曰麟死魯郊其靈不揜灌灌夫子胡寎其儀寔仁服義
干櫓詩書忠貞繼佩智勇承基獨本作基跨騰商周堯舜是師
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察集作不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
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嬀惟嬪集作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
受祚集作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
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
咸惑君達其道卓焉集作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
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功舒文以暈宣于事業與古同極
道不苟用資仕乃協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聞
用張著雙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草其囊帝殊爾能
大服其智戎悔厥禍欽邊求侍咸集作盛選邦良難乎始使

爾從官東西死生契闊與余一別已逾二紀徃聞非命寔
用痛心嫗鶺鴒之在原悲棠棣之先落惜哉同氣冥漠何
之嗚呼哀哉余以貞觀六年二月十日夜於相如縣夢見
爾靈仍於夢中共馳哀慟乃涕流於枕悲不自勝嗟乎門
祚不昌鍾此衰薄既乏子姪終鮮兄弟顧影煢獨實切肝
腸是知結草酬恩魏顆之功無爽出魂屢請蔣濟之子非
虛雖生死之或殊諒鬼神之有識不任感愴追誄友于式
紀遺塵庶同湍岳敢詢前典而為誄云

荷歛我祖承舜之緒爰從嫣汭下居潁汝鳳飛于齊輝映
于許宛彼長陵離江而舉攀手柱林篤生翹楚淮海喪亂
關河播遷忽値寇結毀天惟我兄弟泣血連翩朱雘

郭冠爾尚童年立雖無地窺竈無煙余稟家風世敦經史
弱崇儒教俄而成市衣食是資殷憂備覆爾因脩學遂能
充已孝敬有裕才華難擬言行無擇自此揚名偏工篆隸
獨擅嘉聲爰參選部乃任平城金科是執王律逾明尤便
弓劒本慕忠貞皇上龍潛居汾之汭兵權攸總諸侯是制
郭六匈渠稱兵寇衛元帥受律奮威投袂躍馬星奔抽戈
電逝斬將搴旗罕當鋒銳忽中飛鏑在陣而斃嗚呼哀哉
人亡勇敵衆疾英奇況逢亂世功無所施在位非重居名
極卑不登廟食虛死何爲凡百君子各慎儀獨埋玄壤
誰共賞知空令親友遠哭路岐無復蒲簡唯餘墨池露團
宿草風響松枝山花開落隴月盈虧一朝非命千秋永離

嗚呼哀哉余於縣府春宵獨寐忽覩爾靈夢中相值執手嗚咽其（一作共）傷憔悴語未及終儻如電駟寔感我心寤乃驚悸恍焉如失伏枕流淚曾聞賁父魯侯命志亦承揚賛宋策云記矧伊義勇取捋無愧非余所述誰當在意興言遠感發增情思援翰寫心式旌遺事嗟爾義夫英聲不墜嗚呼哀哉

德先生誄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畧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造（一作簉）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恒人方於賢原憲（文粹作思）安不齊其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維之通聖人之道者也）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先而瞽余曰聖賢偕時故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寇饑於陳蔡（文粹無此字）惡知其不明乎道消敬仲賢窮維之隣道昌黎韓極尊王室而戮宛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屙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爲魚不喪（文粹作拯）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爲魚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文粹有人字）德甫余將疇凡

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葬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充而死世亦無由知

爲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
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
君來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舡之下上必呱
呱然蓋嘗聞千古而觀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坐人
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
二者之於君之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
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
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
爲當世甚獨本作所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爲偉人
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
余懼州刺史二字集作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

詞曰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胡嗟其儀冠仁服義
千櫓詩書忠貞繼佩智勇承基獨本作基跨騰商周堯舜是師
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察集作不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
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嫉惟嬉集作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
受祚集作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
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
咸惑君達其道卓焉集作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
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功舒文以暈宣于事業與古同極
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央科聯中休聞
用張署雙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卓其囊帝殊爾能
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款邊求侍咸集作盛選邦良難乎始使

君登御史賛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懲征賦甲茲
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牋奏
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伎集作於技筆削自任群儒蜀本作倫
莫集作華議正郎司刑邦憲為貳逖俊肅邪柳州本作糾逖俊肅謐詭
具畏八字集注作糾逖俊肅邪謐畏一作服民休嘉思
伊肅邪謐畏遷理于道集作道民服民一作民服休嘉思
踈若昵惕邇如遐實閉其閤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
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集作緜外
邑我黍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蕃其麻麥
鼓斯舞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
嗟陟于徽濱言進其律禮呼南竭謳謡北溢欺吏悍民先
聲如失逋租匿稅歸誠自出無并既息龍羸乃逸性十一本

善盜奔于隣今我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賙之粟今
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弱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底
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矯矯貪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庶
不餘糧集作食藏不積帛內孥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懇整速
茲易簀僮無凶服奠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
儒塒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楫茲日月以
耀凡集作羣愚疑生所恃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
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集作王佐之器窮
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諡王都諸生群吏尚擁良圖故友咨
懷累行陳慕是旌是表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鳳鶴鳴誄

前人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皐字鶴鳴終于長安親仁里既
克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裴至於墓哀其行之不昭於世
迨列遺懿求諸后土申篤嘉名寔曰恭肅乃作誄曰
昔集作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游在越爲卿延詡輔漢
恢定封疆東徙之賢時惟仲翔曰預曰喜在晉克彰義篤
斯久集作文有茲其芳秘書多能垂耀于唐洎于漢陽世德
以昌君先父終此贊尚父休徵用揚惟我先君並時翱翔
洽主記室蔚其耀蜀本作輝光寶契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
寔紹其美傳習儒集作餘風虎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篤
譽洽于鄉論爲秀士百郡之選業于京師琳沒騰藉乘凌
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派然默集作以謙人悅而隨名卿
是辱先進咸推方出群類振耀于時禍亡舅氏漂淪海岸
棄訃號呼閭閻增悲喪有紀幼主禮或多遺孰徇于名而不
是思授袂就道乘艱若夷視死如歸誠喪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
祗祢于墓邊不踰節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
咨嗟觀理興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于邦家
倚閭千里歡咻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
忘阻蜀本作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舉賀書
在途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弔慶交戶神胡不仁降此大苦
嗚呼哀哉惟昔夏首羈貫相親通家修好講道爲鄰既冠
于阼思致其身升于司徒及爾繼年交歡二紀寔聞斯言
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爲砥礪成去常弦今則遘已吾其

缺然嗚呼哀哉誄行誄謚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
惟是文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溫溫其恭惟德
之經先民有言集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哉嘉名

校正三十六字　五月二十三日雨窓夜半閱竟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四

碑一

封禪

大周降禪碑

李嶠

愚臣觀象銅衡紬文金版變化莫神於開闔崇高莫大於
富貴陰陽密運帝王操輔相之機曆數潛廻宇壤授甄陶
之業故謂上下同德幽明合契靈祇有命既錫造於雍熙
人主推功必申虔乎報謁奉符而勤一作勤是成展乎疑作宋脩
祀而益厚增高有道存焉其來尚矣自旦昏交謝文質遞
遷朴畧洪荒上行於萬八千歲陵夷因革下傳於七十二
家披圖而考其樹風按軌而詳其陳迹莫不祗肅其事神
明其道龍駕帝服疆埸於鄒魯之堌犧樽象尭藁秸於云

亭之上咸就發生之宇以爲禮神之宅未有迴輿按驆親
中土之神靈刻石泥金崇飾外方之禋祀名臣於是乎斷其
去就良史一作吏非於是乎題其失得然則置表測日陽城當
六氣之交際一作傑疑林藪山太室爲九封之長神翰降生於
廊廡王畿仰矚於峯岫風雷所蓄俯鎮於三河辰緯所躔
旁臨於四岳崇乾事坤之兆疏就下因高之位捨此地
也疇其尚焉歷千載而櫬徽音罕聞先覺超百王而崇軌
躅允資元聖我大周之有天下也鼓道德之林藪恢聖神
之事業始於闇閾成於家邦輝光燭於兩朝德澤流於八
裔登庸納麓一作則舜有大功錫範陳綦則禹濬元后謳
歌而昇新華故揖讓而改物承天由牝馬而御飛龍自頹
淵而臻練疑作鍊石蓋千帝所不能及六籍所不能讓若大
兆朕鴻源紹緼寶系載千嗣於孜律窮桑連乎夔梓皇天
眷命積大寶而爲家聖道會昌擁洪鑪而作極神基將偃
伏搆僊派於昭回同遠太祖無上孝明高帝合一作含幾察
道盡屠窮神屈帝象而龍潛座台庭而虎變黃星造魏而
文握漢圖赤羽興熙疑作嫗而武遷商昇天冊金輪聖神皇
帝遂荒三極奄有萬方御六辯而高馳憑九霄而下瞰若
乃玄通不測之智神用無方之業超因越果名流於貝葉
之書應物隨緣迹蒲於蓮花之會祕恍忽於言象徵希微
於識錄亦猶寶應慈物推心坐雄帝之朝吉祥哀時屈已
登女皇之位此之謂神力張寰立寓蕩海夷山正八柱之

低昂理三光之盈縮乾坤一作象闡鑰於廡下品物鑪鍾於掌一作堂內春生夏長循環奉亭毒之仁暑往寒來奔走赴財成之節此之謂天造左規右制俯察仰觀焱朱鳥於南宮契玄龜於東洛天威四臨而有截王道一家而無外均霜調露正六合之樞機叶軌同文立三川之朝市此之謂建國臨户牖之法座垂昊星辰之采章嚮明而居端默以聽號令存於寬大規畫出於易簡循名責實而苟且之弊銷極深研幾而變通之理得此之謂立政焰煙灰之墜典篤溪谷之遺音無體無容與天地同節有法有象共陰陽通氣引之而被乎百代橫之而充乎四海此之謂禮樂電電昔至先王以折獄致刑歲月復端君子以懸書立法殊井疆而知禁畫衣冠而不犯疏械破扤捧方載而勝殘解網取累閉圓扉而靜讞此之謂刑典操盾秉鬱立於賓主之階縫掖摳衣聚之東西之學辨尊卑於章服觀禮容於俎豆委袠多暇合九德以成歌聖拱無爲援五絃而度曲此之謂文教因農隙而講事順天時而鞠旅定功在於歸休焉保太由乎止戈然後干苞虎皮箭射貍首鞮鼓不作廟堂懸百勝之威尉侯無虞征戍罷三邊之役此之謂武德籍乎千畝所以備粢盛齊於九疑所以嚴禋享苞茅絜乎楚入樽俎隆乎殷奠於穆顯相而公侯駿奔肅雍和鳴而祖考來格此之謂孝理金玉是賤委於斬巖之山輿馬不珍捐其騶袠之服御高辛之黃黼垂孝文之卑綈棁柱

亨茨未能埒其卑損黎羹糗飯無以儔其菲薄此之謂坤把任皐夔衡旦之輔酌虞夏商周之書綱羅并包商榷擬議衆目張而爰倫叙群才用而庶績康野無遺賢朝無闕典循旦昧旦勲懋方宵厲惕虚心鮮頗博愛無聽防六事察五聲檢身有常視準繩而為度祇德罔倦刻盤盂而自警遺身主於循物勞已存乎邊人是以恩澤流通教化洽安邇肅地平天成一作平地成王律調年珠囊叶紀棲京坻於龍旅逸馬牛於衢路慚婺家餼班白不提閭閻無犬吠之驚風俗有鶉居之暇原隰驅輶之使採詩聽歌蕭舍一作緝蕞植杖之翁擊壤鼓腹和氣旁薄禎符胗響招一角五趾之仁獸儀九苞六象之儁禽毫蟬出其祥麟毘回化其珍鳥日烏素毛而毋喙天龜玄甲而青純雲烝霧涌拜九洛之瓚圖電激雷奔受三清之寶冊若乃山鵝海鯨石銘巖篆之符候月搥風連葉駢柯之祉神靈之所酬酢廣大之所薦成紛綸葳蕤紹至豐見董狐之窮墨聲簡書而未周夷吾之傾辯畢辭談而不盡昇平之浹洽也如彼符命之昭彰也若此固可以循類帝之事奉丕天之律聖上方固懷讓德夏守謙光升中之儀推而不在也於是王公庶尹牧伯群寮粤耆艾俾龐之儒洎蠻夷戎狄之長咸進而稱曰陛下欽承元命對越上玄廓天地之宏圖張祖宗之丕業臣妾四極驅馭百靈鼓舞發育經緯彌綸之績宣滲漉沉

潛懷柔容保之恩備是以人祗順德遐邇宅心玄符畢臻
黃瑞盡出幽贊乎祖考（一作考姓）之茂烈發明乎施尊之盛儀
意者三塗滅氛二室儲貺以望蜀車之塵久矣帝者雖倦
焉得距而已乎伏願坦至公之懷捐獨善之意欽若大典
疇咨故實上以光七廟之休德下以納群生之福祐長爲
稱首豈不美歟帝曰俞哉乃包含藝文考練風俗採儒術
徵禮官窺五歲之典章覈四朝之制度叔孫掌事容成誦
日以天冊萬歲二年臘月乙亥闢冊掖開紫徽撫玄虬按
黃道叶紀先路靈威並轂五戎促節旗常（一作旌）昔乖衆之
文六甲分營壁壘曖太陰之氣雷動海運天廻星轉踰折
觀而南下望圭臺而左薄陸離方壎煥炳聿皇以屆夫萬

萬乘停鑾百司就列文物隱地遺光滿於竹（一作獨非宮哨
徙沸川輕鑒埋於石柱天子乃幸寮寢披儀幄靡辭（一作辭）旅之
席陟蠲蜪之臺惟夫（一作蠲意）澄心所以至誠盡敬於是乎山
祇護野風伯清塵玉醴潛滋金砂闇涌神鍾驚暗峯巖傳
九乳之音寒律移暄草樹動三陽之色微祥之報影響不
遠壬午柴燎祀昊天上帝於南岳顯祖立極文穆皇帝太
祖無上孝明高皇帝侑神作主天子戴圓冕披大袞登三
圾植四邸藉陳藉秸器用陶匏高炎四施耀流沙而燭滄
海橫樂六變來象物而降天神感霏煙瑞（一作滴）露之徵延
薰風景星之祉大禮既畢應嘉既臻思欲契精爽於高明
剖靈符於峻極甲申御金輅登王輿環拱百神導從群后

遂陵桂蘙攀松蹈蹻峥嶸而出煙道排列缺而豁天門羽節高揮上下鳥星之次龜壇下映俯瞰鵬雲之色璎文袂檢絡之以銀繩寶筭休期探之於金策交大靈於思不受洪釐於億萬然後倘佯煙霄怊悵古昔凝神於九天之上遊目於八紘之表聽觸石之雷雨爰單作解之恩仰斗杓之運行仍布惟新之令是曰大赦改元爲萬歲登封元年歡浹幽明慶霑動植千齡之統由聖代而連九皇萬歲之音自神仙而周四海休氣低而翔鸞神光起而鬻天并舞相趍以降於行殿丁亥禪祭后土於汾室下跡東南顯祖姚立極文穆皇后太祖姚無上孝明高皇后備神作主戈矛山立兵甲星陳徑渭沼之毛輯江淮之物禹會之殊方異俗俱執巨邊漢祠之偉獸珍禽悉加增壿撫空桑之琴瑟斲蠒之樽罍咸秩衆靈遍祀群望席以黃琮爲鎮書以青石爲緘元封之謁款一作款謂方丘儀因夷峙建武之推功太祈禮視北郊陽烏珥而僊鶴飛紫雲騰而黃霧起靈之來兮如雨瑞之委兮如山於是事畢功弘禮周慶洽方欲輯珪璧陳牲牷任鋪六代之禮文受萬邦之朝賀宏規大業其盛矣哉蓋淳源浸衰叔葉多故神器不還於至道尊名或假於涼德秦巖極恭企踵於無爲之朝漢徹窮奢厚顏於盛德之事人不見義其來自乂我后首出帝先遂康天步登封降禪拉宇宙之樞衡立顯崇功一作從初定皇王之軌式鴻勳上格於穹昊厚福旁浸於黎元煒煒煌煌亘寰

區而宅壯麗巍巍蕩蕩橫山立而殷聲名固已輔前聖之規模聞含靈之耳目方使炎農抱愧愕睨一作眙於梁甫之阿姚舜欽風延佇於崇高之路天下大功成矣域中之能事畢矣昔者鳥獸率舞一人賦元首之篇戎夷來賓四子詠中和之樂時僅平而頌作俗未泰而歌興況乎臧五登三遠承文武之烈襲六爲七近叶春秋之義神功與二儀並運顯號將七曜俱懸豈可使時遇無詩於皇不作臣嶠謬忝司牧躬陪錯事末光幸睹長傾捧日之心儻石徒攀終愧陵雲之筆敢承明制而爲頌云

天命聖君君臨下土靈祇允懷品物咸覩翕受三六時乘九五於昭文明粤若稽古開闢鑠一作鑰六氣庭衢八荒殊隣

[illegible]絕黨梯航河海晏謐閭闔阜昌琴橫帝袞鼓卧皇漢齊衡均度制禮作樂武戢五戎文興四學法宮布政靈臺視朔化偃中和人還太朴湛恩布護協氣氛氳嘉庾歲積休符日聞祥開草樹慶動煙雲乾冊冊篆河圖紫文欽若元命率由前典道洽升中功成丕顯神筴演卦名山除單翠鳳銜雞玄龍御辯廻鑾左冤弭節中樞萬騎雷動群方電趨層壇殽薰登鑾山符駐蹕靈合輝光仰燭地户開扉天牢罷獄萬歲重慶三辰改旭迎陰廣澤報地方畦庭合六舞旋陳兩圭神靈第一作瑞巨象天犀牒貫銀縷函封金泥禮具德明神觀瑞浹儲筭王斗賜齡金篋知崇高之可封悟梁甫之虛躡敷帝道於一藝

振天聲於萬葉

校正三十四字
五月二十四日

儒一

益州夫子廟碑一首 并序

遂州長江縣先聖廟堂碑一首

益州夫子廟碑

述夫帝垂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不足多也搖瑾鏡而臨事業則萬機之凑不足大也故知功有所服龜龍不能謝鱗介之尊器有所歸江漢不能窮朝宗之栖是以朱陽登而九有昭紫泉清而萬物覩粵若皇靈草昧風驅

受河洛之圖帝象權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沒大夏殷周氏作達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衣冠度律隨器而重光玉帛謳歌反宗禋而大備洎乎三川失御九服豪塵組豆喪而王澤竭鍾鼓衰而頌聲寢邵陵高會諸侯輕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窘河陽之召三徽制度乘戰道而橫流千載英華與王風而掃地大業不可以終喪彝倫不可以遂絶由是山河兆朕素王開受命之符天地氤氲玄聖秉乘時之策興九圖之廢興振六合之頹綱有道存焉斯文備矣天子姓孔氏諱丘字仲尼魯國卿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玄貞翼翼浮簣下坐而棄白馬朝周載旌旗於北面五儀神品

琮璜尚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鍾鼎承家之禮商丘誕聖下屬於防山泗水載靈遂馳於汶上禮樂由其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亂而構乾元掃荒屯而樹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運協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繞於天經龍顏擾龍蹲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柱衝霄群嶺辨中黃之宅聖人之至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不問太陽亭午收爝火於丹衡 一作滄海 滄浪浮天控淆涬於翠渚西周捧袂倦公留紫氣之書東海摳衣郯子叙青雲之秩接輿非聖詣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降跡也若乃參神

揆訓錄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都絆乘黃於下邑湛無爲之跡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群方取則雖復寃旌一作旌旌刻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宮之制洎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惟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頴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接遠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授手於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尼宋圖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笙簫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採晴唐虞之陰三千弟子攀虞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友魯裁詩雅剪得絃歌之宜備物而作宅下學而上達逆援神叙教降赤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玄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觀象設教法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窮神知化應萬二千五百周易作萬有一千五百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故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玄纂群徼於太素聖人之讚易也若乃靈襟不測廣視無涯石窌昭集集之庭士企驗羭羊之井秘山南望識皓骨於封禺蠭澤東浮考冊萍於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鉤深玉策策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奠楹興夕夢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挽虹梁於

大廈物莫能宗一作文權日觀於魯丘吾將安仰明均兩曜
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華盈虛之數適來夫子
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九五而長驅成而勿盈
撫雲霓而高視聖人之應化也自四教遠而徽言絶十哲
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輔六體分
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淹中之奴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
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同歸萬四驅馳仰陶鈞而共貫循
使絲簣金石長懸闕里之堂荆棘遂萬不入昌平之基聖
人之遺風也遵楊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復而保安貞垂黄
裳而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復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
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萬乘降
以聖哀四海由其輕重雖復質文交映瞻祀而長存金
火遞遷奉琴書而罔絶一作綱紀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又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萬物伏焉豈古之聰明睿智
神武而不殺者夫國家襲宇宙之淳精據明靈之寶位高
祖武皇帝以黄旗問罪杖金策以勞華夷太宗文武皇帝
以朱翟承天穆王衡而正區宇皇上宣祖宗之累洽奉文
武之重光稽曆數而坐明堂陳禮容而謁太廟八神齊饗
停旒太史之宮六辨同和駐蹕華胥之野文物隱地聲名
動天樂繁九俗禮盛三古冠帶混并之所書軌八紘疑作紘
閭閻兼匝之鄉煙火四極蜎河追日奉父力盡於楹間越
海陵山堅玄塗窮於廡下薰膚廣被景照潛周乾象著而

常文清坤靈滋而衆寶用溢金膏於紫洞雨露均華栖王
燭於玄都風雷順軌毋冀翠菌藻繪軒庭鳳彩龍姿激揚
池御[籞]殊徵[徽]胷響不召而自至茂祉昭彰無幽而不洽雖復
帝臣南面降衷室而無爲岱畎東臨陟名山而有事靈命
不可以辭也大典不可以推也由是六戎宵警橫紫殿而
擬金五校晨驅蹴玄雲而噴玉星羅海運嶽鎮川渟登碧
墀而會神祇御玄壇而禮天地金箱玉冊益賡笋於無疆
玳檐銀繩署靈機於不竭功既成矣道既貞矣歷先王之
舊國懷列聖之遺塵翔赤驥而下雲亭吟翠虬而望鄒魯
泗濵休駕沓疑汾水之陽尼[岨]疑鑾蹕似銅[疑作峭]山之典
廼下詔曰可追贈太師託塩梅於異代排路生光寄舟楫

於同時泉塗改照咸亨元年文下詔曰宣尼有縱自天體
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顧惟寢廟義在欽
崇如聞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向來未造生
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
令諸州縣官司速加營葺九[龍一作成]都縣學廟堂者大唐龍
朔三年鄉人之所建也爾其州分化鳥境徇[鐏]鴟龜[疑錦]
室於中區託銅梁於古地玉輪斜界神龍蟠沮澤之雲石
鏡遥臨寶[牒一作馬牒]祕英靈秀山之鄉傍清地絡岸序由其糾合纓弁所以會同
文翁之景化不渝智士之風猷自遠於是雙川舊老攀帝
奭而翹心三蜀名儒想成均而變色採周規於舊宅詢漢

制於新一作成都開基於四會之躔援矩於三農之際土階無級就擊壤於新權芳茨不翦易魯巢於故事莊壇文杏即架椽欒夾一作樊谷幽蘭爰疏户牖儀形茫爾似聞沂水之歌列侍閭如昔奉農山之對緇帷宵懸聚青襟於北海雖秋禮冬詩之化以洽於齊人而宣風觀俗之規實歸於上宰銀青光禄大夫蕭國公諱景義大武皇帝之支孫河間大王之長子高秋九月振玉贊於唐丘寶筭千齡躍璇跡於大渚我國家靈命東朝抗裘冕之尊宗子維城南面襲軒裳之重析玄元之一有氣字緒擁朱虚之一有禄字位拜三節於秦京輝金章於蜀郡玄機旅豹潛銷水惟之災冊筆中宪俯絶山精之訟觀文侯之一作躋等道在而謙尊董相國之垂帷風行而俗易司馬宇之一作紀誥純河南洛陽人也皇根帝緒列五扈於三朝青鎖丹楹一作跨千尋一作種於十紀仲舉澄清之譽未極夷塗士元卿相之材先登一作循先上佐冰壺精鑒遥清玉壘之郊霜鏡懸明下映金城之域縣令柳公諱明字太易河東人也梁岳之英長河之靈沐雲漢之粹精一作精粹荷天衢之元享旌旗赫弈於中古珪組陸離於下葉鳳巖抽律握兔摧於龍門驪穴騰姿吐榮光於輿閥白朱絲就列光膺令宰之榮墨綬馳芬高踐郎官之右仙鳧日舉影入銅章乳雀朝飛聲含玉軫臨邛客位自高文雅之庭彭澤賓門循主壺觴之境曠懷足以御物長策足以服人重泉之惠訓大行單

父之謳謠遂遠猶爲夏絃春誦俗化之樞機西序東膠政刑之根本上祇朝憲下奉藩維爰搜複廟之儀載闡重櫺之制三門四表煥（疑作爛）矣惟新十一（一作上）哲宗師肅焉如在將使圓冠方領并行鄒魯之風銳氣英聲一變（疑作寶）瀛之俗於是侍郎幽思擢鳳藻於瓌林丞相高材排鳳（疑作龍）賓於璧沼遺榮處士開篇詮孝悌之機頌德賢臣持節聽中和之樂其爲政也可大方當變化合極其爲志也可久其爲風教一同而已哉勃（驍）幻乎海之波瀾直巒高謳踐詞場之儀刑萬宇豈徒儼仰聽事風少有奇志虛舟獨泛乘學海之波瀾直巒高謳踐詞場之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嗟呼今古代絶江湖路遠恨不得親

承姒音攝齊於游夏之間躬奉德音攘袂於天人之際撫身名而永悼瞻棟宇而長懷嗚呼哀哉敢爲銘曰

五帝既沒三王不歸天地震動陰陽亂飛山崩海竭月缺星圍禮樂無主宗禋遂微（其一）大哉神聖與時廻博（疑作薄）應運而生繼天而作龍躍浩湯鴻飛寥廓奄有人宗遂荒天爵（其二）厄山降彩泗濱騰氣志匡六合神經萬類夾谷登壇中都歷試屢情貫一玄猷絶四（其三）栖遑教跡寂寞河圖遘齊出宋歷楚辭吳風衰俗毀禮去朝無麟書已卷鳳德終孤（其四）杳杳靈命茫茫天秩吾道難行斯文易失弋宦六藝財成四術虛往實歸外堂內室（其五）邈矣能仁悠哉化主力制群辟權傾終古陸離彩繂蟬聯茅土涉海輕河登山小

魯其六皇家載造神風四極檢王題祥龜金署德聿懷聖跡同亨天則延春一作眷疑作春台庭爰昇袞職其七王津同派金堤茂腋智士高風文翁澤遠畔淳壤沃聲和俗恩載啓仁祠遂光儒苑其八沉沉壺奧蕭肅扃除靈儀若在侍列一作列侍如初槐新市窓杏奮壇疎楹緑疑置黃壁似藏書其九泛泛窪中悠悠天下徇名則衆知音蓋寡碩石叅瓊迷風亂雅仲尼既沒大何爲者其十

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　楊炯

法象莫大於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備物致用莫大乎聖人夫子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龜龍負識帝一作皇驅八紘之軒魚鳥呈文天乙降三分之聲五十二戰權輿驟帝之都一作是二十七徵草昧馳王之業平域中之禍亂掃天下之虔劉以盛德大業之尊當開階立隧之重及其山崩海竭日薄尾逈曆數不還謳謠遂遠元子實周而建國二王之車服可尋上卿冀宋而承家三命之衣冠耳襲是故陰陽混合洩符瑞於平鄉宇宙氤氳儷休徵於闕里龍峻一作跱而龜背月角而雷聲有軒帝之殊姿有殷王之異表山開迺甲尼丘落於紫坦星掌巫咸鉤鈐墜於蒼陸凈光童子來遊震一作姬旦之郊乳象明靈一作虛俯下庖犧之國十五而志學三十而有成申下問於伯陽屈帝師於郊子天爲木鐸九州知發號之期吾豈炮爻一國有來蘇之望常一作嘗登委吏稍踐中都天下可臨諸侯

取則以之禮而國定司空之官以成禮以之義而國平司寇之官以成義掌山林於夏典物得其生聽獄訟於秋官人忘其死大夫亂法仍行兩觀之誅陪臣執權即問三雍之罪強公室而集無此字弱私家叙君臣而集無此字明長幼用能使犧牲秬鬯不登闕闈之庭羽戚旌旄不列壇場之位當是時也三光薄蝕九土分崩夷狄有君中華無主集作禮周京赫赫成康之至教茂聞魯國巖巖賢聖之餘風可墜河圖未出吾道不行周流八方經營四海治集作改亂運也窮通命也苟天下之至聖仍逢盜跖之軍伏天下之至和猶有匡人之逼德生於我樂天命而何憂文不在茲臨大難而無懼使仁者必信安有伯夷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喬三千擊水牛蹄不能鼓橫海之鱗九萬搏風鷄羽不能翔垂天之翼然後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或屈伸於季孟之間或動靜於魚龍之際下學而上達將聖而多能博而無名信而好古察殷周之禮樂損益可知觀杞宋之文章賢才不足數年學易伏羲龍馬之圖三月聞韶嬀帝鳳凰之典集作辭曲信在集作存乎德術集作行非數貫於神明集作四時意見乎時制作伸於造化已所不欲則一言可以終身人之莫遠則一言可以亡國惡鄭衛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榮辱定於樞機褒貶存乎簡牘精誠容召北門集作開紫掖之星福應全來中極敷玄雲集作漏之玄象之氣乃若知幽明之故見天地之心有感而遂通不行而克

至年當甲子潛知啓漢之萌運集音作叶宮商預察亡秦之
兆星移大火追責天司月入陽街集作陽無勞集作行無兩備季
桓子賫羊之井推木石之禎祥陳惠公集準之庭驗蠻夷
之貢賦然後歷三辰而玉步照四極而金聲坐於緇帷之
宮墻而不入哲人之能事畢矣先王之至德行矣配乎二
林浮於亶州之海門生七十仰天路以無階弟子三千望
象不能遷必至之期參乎兩曜不能稽有集作有非常之動南
遊楚國遂聞衰鳳之歌西狩魯郊獨不傷麟之泣夫子周
靈王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生至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四
月己丑卒凡享年七十二于今一千餘歲泰山頹而梁木
壞微言絕而大義乖傳饗祀於百家奉琴書於十代泰始
皇見登床之識集作識始亂衣裳魯恭王看壞壁之書猶覩
絲竹漢圖起於六千日賜金之禮載優魏德行於五千年
刻石之風未泯述文集有序字有武者皆憲章於聖人脩學校集有
書字者無折衷於夫子自華集作韓王曆毫芒莫窮圖皇天無
阜白之徵戎狄起豺狼之釁摧六律絕笙管寒師集作督曠
之耳天下之人廢其聽矣散五彩滅文章膠離朱之目天
下之人黜其明矣我高祖神堯皇帝因三靈之寶曆藉萬
國之歡心風起北方月衝中道削平宇宙集作雷雨戢干戈於
羊馬之革彈壓華夏懸文物於龍蛇之代太宗文武聖皇
帝昇瑤壇於岱嶽降玉版於平河經天緯地盪海夷嶽坐

女宮而籙圖轉紫微光帝宅之尊戴黃屋以一作深君赤縣

列（一作襲）神州之貴令上天無私覆道不虛行馭六氣而平泰（一作晏）太階乘八風而制群動星連月合層臺而有觀羽之勞海日河移直筆有書祥之倦封太山而禪梁甫千載同歸敞衢室而築明堂百靈咸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若乃虞夏商周之禮考正朔而三遷東南西北之人混風聲而一變環林拂日映高柳而對扶桑圓海澄天走鯤池而涵象浦粵以乾封元（一作元）年（一作非）有詔追贈夫子爲太師咸亨元年文詔州縣官司營葺學廟憑風雲於異代照日月於殊途宛者有知歿而無朽如綸如綍大君（一作光）號令之嚴匪朴匪雕上宰極司存之敬長江令楊公弘農華陰人也即華山公之孫大將軍之子朱宮帶地明河一帶之西黃闕中天神嶽千花之北山川壯麗於區宇人物繁多於海內齊九龍而闊步一門鍾豹變之榮襲五公而長驅四代赫蟬聯之祉出忠入孝誕秀興賢冠蓋城邑池臺鍾鼓管弦鏘鏘鏘萬王之門嘉瑞駢羅濟濟千金之子是故地方多士太一非其（集作一作壯）表乎甡梧南國仙人中書侍其（集作一作壯）雅倚桐可俯冊添兼（集作重）施照明月於宵懷清風於襟袖臧武仲之智（一作謀）守孝（集作法）可以爲大丙矣歸尚書之臨八座發跡下邳卓太尉之踐三階來從密縣自操刀入仕聞魯邑之絃聲解劒分司察豐城之寶氣汝陰徐令大號無雙河內王君時稱未有飛雪千里不能改松栢之心名都十城不能動夷齊之行先是殊方異

客常集作恒嚴鉅野之兵絶磴奸豪每縱橫池之魄集作虐數州常以爲集作久弊歷政所不能移行人爲之聚衆集作挑挺拼父由其釋耒公英謀獨斷銳氣無前奮一劒戮元兇驅單車而躡遺噍道旁牛馬並蜀羅衡縣内神明皆稱傳琴君乃山林猛獸動生象而垂文江漢貔貅集作貙此氣嚴城門六閉未防虞吏之災都市三言終有三君之暴公憤城雄心裂眥壯髮衝冠按東海之金刀飛北斗之石箭兩繳不擾有符劉孟之城坑穽無虞更似童君之邑自非愛人猶子視物如傷豈能躬斬兇渠親除災害與夫赤繩不用道被於瑕丘桴鼓希聞化移於京洛可同年語哉然後示之以禮儀陳之以庠序興役鳩工集無此句憑三時之閒暇導

賦輕徑視集作睨四野之川原依城負郭青泥險磴斜連句焉之關赤岸長波遠注黃牛之決縣四刀而開益部照參伐於天光賦三錯而闢梁州集作長江絶岷集作峄於地德背山臨水捴全蜀之膏腴望日占星採公宮之法度卅墻數仞吐納雲霞榱柱三間敞廳風雨瑠璃曉闢東宮雀日之窓玳瑁朝懸西漢地鄰之楠圖光甚於北斗聖賢猶生赫符彩於連珠宏姿可想至於月衡月準山額山庭侔侔星文堂堂日角莫不向之如在疑遊北上之山望之儼然似臨東流之水傳士助教共等西州聞望南國英靈駭飛兎於文場躍雕龍於筆海楊雄博識神遊象繫之端李郃幽通思入幾衡之表每至韶光令月朱鳥乘春爽氣高天玄

龜送曆瓊邁玉豆中堂奉先聖之儀石磬金鍾南面習諸侯之禮華陽魯子鼓篋來遊蜀國顏子振衣請學絃歌在側（集作聽）還昇武騎之基樓禮樂居前重襯文翁之室和和茂德濟濟時英聖人千載之風儒者一都之會丞主簿尉共等青田戒露白華蓋而長鳴綠地生風下仙閣（一作閫）而五響大夫貞節還居內史之丞文學明誠（集作經）猶（集作猷）歷南昌之尉鄉望姓名等王孫徽騎駟原際之盤遊公子文緣叙江山之體勢符儁明以都官謏職逐有道而相推趙元淑以郡吏從班見司徒而不拜禽以鄉閭火事風月多懷命童子於雲基就門人於相圃冬禮春詩之化日造雙川（集作三）滄中稷下之風一匡（集作蜀）若夫平南壯烈沈流水於戟碑逐北勳庸（集作元勳）燕山而刻頌度太尉新亭之哭有黃金鄭康成通德之門猶存白兎況乎功苞大象績茂蒼生豈使銘典闕如音塵不嗣是則（集作用）雕墻峻宇列冠蓋於宜城塞陌填街考春秋於太學小人任篤不知所以裁之夫子之文章今可得言也詞曰

茫茫太極天帝神州地皇驪連上古混沌中央降及軒頊終於夏商四時王斗五緯珠囊聖德千載淳風八荒天開赤篆日照青光識叶金匱兵符王璜化隆文武澤盛（集作仞）成康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春秋代謝宗社危亡帝典無（集作垂）象人倫不綱山河命德天地興祥禮樂三變文明一匡

原承少典祚啓成湯吹律冊鳳御符一作鈎白狼三仁去國
再命循墻不有積善其何以昌降靈鄒邑誕哲平鄉月角
摘彩星鈐吐芒文行忠信恭儉温良或默或語能柔能剛
學而不厭師亦何常遍禮明德尊賢毀方古之君子昔者
明王道叶公旦神交帝唐攝官從事服冕端章示之以德
臨之以莊澤如春雨威若秋霜男女斯別尊卑克彰時逢
版蕩運屬傒遑入齊損味居陳絶糧登山極目臨水倘佯
無道斯隱捨之則藏季孫大賚敬叔揄揚問官郯子受樂
師襄神明叶賛雅頌鏗鏘紫麟延集冊烏遠翔生靈水火
家國舟航功符日用德叶天長倏嗟崩嶽奄歎摧梁昧昧
神道悠悠彼蒼書開懷壞集作宅識識集作發益床與代慺慺
弭張氈裘繡鞞汝漠壇塲璣衡慘棫載籍嵩肖汾河白
晉野星黃軒電臨斗殷雷集作雲入房九圖臣妾八極城隍
東序西序上庠下庠粵惟銅墨實號金箱集作相靈山地輔
德水天潢芝蘭秀出羔鴈成行玉匣孤劒瑾瑜騊駼慾奸
搖集作性是右濟孟移蝗風傳積石道被滄浪絲言涘汗經葦
相望夏井蓮植秋窓桂芳綉楹文棼綺綴明璫四注飛閣
三休步廊禮行釋菜敬盡明蘀圖非有若地典空桑伏羲
書契女媧笙簧軒轅土金石珪琮璧璋高門程鄭碩學王楊
威儀秩秩宮徵琳琅山連鳥集作鵲水宿鴛鴦蜀門荷戟
江津濫觴落星高堰明月回塘冊碑不朽清廟無疆

校正七十有九字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五

五月二十四日藏園老人誌